

夜风中摇曳的山鹰爪

◎游凯淇

小楼上那一株山鹰爪，从书法家涛哥家的小院搬回来已经有好多年了。年年春夏，它都会陆陆续续开出一朵朵香气扑鼻的花，前两年还会结出一串珠子，很奇怪，也只是一年只结一串，很有原则！

千朵万朵的花儿，您根本不会知道哪一朵会最终修成正果。往往就在您不经意间，小绒球就悄然无声地悬挂在绿叶枝头。在岁月的枝头上，沐浴着清风明月，一天一天地慢慢长大，长成珍珠串的模样。然后，由青变黄，再由黄慢慢演变，到它最终成熟，变出五彩斑斓的珍珠项链胸花。到最后，所有的珠子都会像那断线珍珠项链一般，纵然有千般依

恋万般不舍，到最后都难免一颗颗地掉下来，掉落到那最深的红尘世界的尘埃里，总是让人莫名地忧伤。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美好的事物总是容易逝去，美丽的彩霞容易吹散，晶莹剔透的玻璃容易碎裂，美丽但不长久。一如这山鹰爪花结出的珠子。

白居易在《简简吟》里曾经吟唱道：“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玲珑云髻生菜样，飘摇风袖蔷薇香。殊姿异态不可状，忽忽转动如有光。二月繁霜杀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丈人阿

母勿悲啼，此女不是凡夫妻。恐是天仙谪人世，只合人间十三岁。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去年，小楼上结下的那串珠子就长得如此五彩斑斓，可惜当时为它拍下的照片无论如何也是寻不回来了。只因没有把它发到朋友圈！据说，山鹰爪的果实是可以吃的。当然，我是没舍得摘，更没舍得吃。然后就让它顺其自然地在枝头上一挂悬挂着，任其静静地沐浴阳光雨露，然后任其一颗一颗地掉落下来，然后消逝于尘埃里。

今年，直到目前为止，都未能见到有结珠子的半点迹象。立秋已经悄然无息地来到了，台风雨也一场

接着一场地来，今年怕是结不成珠子了。正徒自伤悲着小楼上的山鹰爪又错过了花月佳期。没想到今夜，在南庄万科城小区，在路上偶然地相遇这一树一树的山鹰爪，赫然发现穿透篱笆墙的绿叶丛中一串串大大小小的珠子在夜色阑珊下闪烁着青春的光芒！是一串串！数也数不清的珠子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怒放枝头！是上天特别偏爱这一树树的山鹰爪，将所有的珠宝都慷慨地赐予她吗？还是我们对小楼上的那一株山鹰爪照顾不周？也许，她太渴望大地母亲的怀抱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

夜空(外一首)

◎梁建彬

飞逝的流星
天际里凋零的飞花
用短暂的绚丽
唤醒沉睡的大地

一叶残荷
散尽最后一缕芬芳
用枯萎泛起的涟漪
安抚平湖破碎的梦

恬静的街灯
昏睡的眼
闪着微弱的光亮
平伏白昼川流不息的喧嚣

深邃的夜
已在远山生根发芽
窗外的微风
用呼吸声去怜悯
那些多愁的生命

小东江的涟漪

轻轻撒下的一张网
让小东江温柔的时光
泛起醉人的涟漪

云雾氤氲
迷一般不染尘的眼眸
青山碧水掩映白壁无瑕

无论阴雨晴日
那首流淌着的动人歌曲
倾诉着山川的心事

轻棒一掬涟漪
让明月下幸福的誓言
装饰一场不会生锈的梦

与晨曦共挽手的温馨
就收藏在小东江
优雅而深邃的沉默

泛舟江上
每一次随缘撒下的网
是生命里最美的期盼

又到鸡蛋花飘香时

◎梁伟贞

鸡蛋花，花白色，心黄色，气味芳香，叶子阔大深绿，是南粤常见的一种花，起源于东南亚，引进中国已经有多年历史。鸡蛋花给人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即便从树上飘落，花朵依然还保持着美貌，丝毫没有凋零的模样。很多到东南亚地区旅游的游客都喜欢捡一两朵鸡蛋花戴在耳际，看起来十分俏皮可爱。

鸡蛋花绽放的时候，花开五瓣，花色像极居中切开的鸡蛋，中间是金黄的蛋黄色，然后自然过渡到边缘的蛋白色，外白里黄，胜似鸡蛋，所以鸡蛋花也被人们称之为蛋黄花。

鸡蛋花茶被广东称为夏季去暑湿的五花茶之一。在城市的绿化带或公园里种植的鸡蛋花盛开的时候，总有市民在花树下打太极、下棋，或转悠，可以尽情地呼吸那浓浓的花香，等待那美丽的花朵随风飘落，然后

在草地拾取那些美丽的散落的花朵，带回家，在阳台晒干，然后就可以煮清热祛湿的鸡蛋花茶了。

记得当初，工作所在的单位居荒郊之外，旁边正修筑一条观光大道，中间的绿化带，种了不少木棉、鸡蛋花、金柳、爆竹花等，规划是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因为有一小段路还未修好，所以整条观光大道还未真正开通，但时值夏季，清新淡雅的鸡蛋花和红艳艳的爆竹花已经灿烂地盛放了。某个夏天雨后的清晨，我在这条安静美丽的观光大道上散步，看到沿路的树木被雨水清洗过后，青翠欲滴，盛开的花儿含珠带露，格外娇艳明媚，特别是那鸡蛋花，香气袭人。虽然枝头仍有不少花苞，但树下却是一地落英缤纷。恰好我口袋中有一个装雨伞的透明保鲜袋，于是我一路捡拾那些被雨水打下来的鸡蛋花，

把它们装在透明的袋子里。很快，我竟然就攒了一大袋明媚芳香的鸡蛋花。我将鸡蛋花拿回宿舍铺在地板上，像薄薄的一层雪，有一种震撼的美，更不用说那浓得化不开的香气了。鸡蛋花的到来，让宿舍蓬荪生辉！这些鸡蛋花芳香了我多少个晚上的美梦和醒来的早晨，更不要说我可以好长一段时间可以和好朋友、室友、办公室的同事分享那齿颊留芳的鸡蛋花茶。

还记得有一年，我和几位朋友到南海的仙岗村游玩，竟然在一栋早已废弃的百年青砖房子后边发现了一棵竟已经有上百年树龄的鸡蛋花树。当时我站在高大婆婆的花树下，看着那一树灿烂盛放的鸡蛋花，还有脚下早已是一层厚厚的落花，周围氤氲着的花香，花瓣随风落到你的肩头，当时的我震撼得恍若梦中，不知身

在何处，今夕何夕，那一刻，仿佛被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击中。好怀念那些捡拾鸡蛋花的日子，晒鸡蛋花的心情，喝鸡蛋花茶的身心舒泰。

今晨，看到院前初开的鸡蛋花，采一朵放在床头，今夜应可以枕着花香入梦了。

